

曹操論

漢末之世，戚宦爭於內廷；桓靈之時，黨獄起於外朝。清議之風盛，以評人之清濁。取薦察舉莫不據之以門第資品，使士族子弟生而爲卿，故孔、伏皆累世經學之士；袁、楊亦四世三公之徒。因循陋習，私惠相受。是故欺盜者，遂居廟堂之上，賢良者，盡去草莽之間。帝不爲正，臣不以率，吏不能良。致使民無所依者，營生日困，飢寒交迫。故太平道起，而天下紛亂；州牧設置，而九州崩離。由此觀之，漢之亡也，非戚宦爭主，乃於士族，相率營私，亂政失人矣。

曹公當此之世，身雖寒門，而始舉孝廉，上書理竇、陳。任洛北部尉，繕治四門，不畏豪強，致使寵臣咸疾，免官頓丘。光和五年，以能名古學，復徵拜議郎，然三公傾邪，強者爲怨，弱者陷毀。曹公疾之，上書切諫，舉奏三公處政皆避貴戚。中平初，拜騎都尉，討賊於潁川。因遷濟南相，除殘去穢，引忿豪強，恐禍親舊，故稱疾以歸。初平間，西園新軍既立，拜典軍校尉。本意力挽傾頽大廈，矧知進引仲穎入朝，廢少立獻。太后身死在前，袁紹出奔在後。曹公凜然不與卓計事，乃東走陳留，散家財，合義兵，會諸將，本欲一戰而天下定。然卓乃挾帝西遁，焚東京、掠皇陵，毀漢百年之基。而諸將異心，恐傷兵卒，縱賊以安。惟曹公引寡兵西進，欲救天子，不意滎陽失利，身披箭傷，幸存殘命。凡此三起三落，猶能恪守忠節者，古之未聞也！然曹公敗歸酸棗，見眾將宴樂，不思皇室，置黎民於不顧。君子身值此時，情何以堪？而景昇、玄德之輩；文舉、本初之流，其時安在哉？故漢遺九鼎，非失之天時，乃人謀也。蓋士族相惠子弟，累世爲卿，而塞忠孝良能之路。故上不得以賢臣相輔，下不得以良吏善治。使民無艾安，復遇疾荒，窮困相食，橫屍朔野，心生離亂。此黃巾之所由起、漢之所以亡也。是故漢之亡，非罪於戚宦之爭，其此之謂乎。

致於有不究其情者，言曹公之祖騰，既封費亭侯，父嵩進居太尉職，世食漢祿，理當世爲漢臣。然其自爲魏公，加九錫、弑伏后，意猶不足，且進爵爲王。作三詔令，致使所舉之人盡皆無恥之徒。事故正始末，曹爽見誅。咸熙初，鍾會伏法。復以司馬氏得以竊國亂政，皆建安父子，篡位稱帝之所由起也。

余聞昔武王會諸侯於孟津，據天下之三而有其二。牧野一戰，破軍七十萬，紂王走鹿台而自焚。是以周代商而爲共主，未聞罪其逆臣篡弑之論。秦併六國，天下歸一，而速亡於內臣昧主，繩墨之苛，非罪以滅周代王。高祖本爲秦之故臣也，大澤義舉，乘亂而起。先是背盟誓而困垓下，後乃害功臣而位階上。劉邦未嘗爲不義之主也。復以新莽失政，擾民爭利，盜賊蜂起。而蕭王起於南陽，致更始間，取玄而代之，逐漢室之中興也。蓋非不欲死守義志者，乃四海未靖之日，不得以讓位，中原未定之時，不足以安民也。

若夫琮投漢之日，備走夏口之時，渡江左，破柴桑，使九州歸元，則蒸民可安，漢亂可平。而操猶能慕伊尹之志，求子房之道。然歲飢疫，士卒相死，船俱焚，兵敗赤壁，遂成鼎足之勢矣。故孟德云：「設使國家無孤，不知當幾人稱帝，幾之稱王。」其爲漢將軍之志已明，然趨其時，不得不爲之矣。夫有謂亡國；有謂亡天下，亡國與亡天下奚異乎？亡國之謂，改姓易號耳。仁義充塞，至於率獸

食人，此之謂亡天下也。大義不明，傾國之端，天道不彰，亡國之始。故知天下，然後知國，保天下遂可保家邦。保國之事，肉食者謀之；保天下者，匹夫有責矣！曹公窮謀以保國，然事與相違，乃逐文王之功，知保天下之不可止。且君子之志於學者，所謂何事？莫不志於移風易俗，革陋明德；而士子之事於官者，所爲何求？莫不求醉翁之樂也。孟德之詩云：「白骨露於野，千里無雞鳴。生民百遺一，念之斷人腸。」由此觀之，曹公之心，莫不以天下蒼生爲念。與之今日高堂之上，玉帶錦袍之士，猶能勝孟德之心乎。

武鄉侯論

竊聞論者以武侯祁山六戰，罪之其連年動眾，折兵損國。然余觀魏併中原六州，雖疲弊之地，而戶猶千萬。巴蜀地處西南一隅，重山險道，雖沃土千里，而消長日月，不得與魏並肩矣。且兵無常勢，致勝之要，貴乎速奇而已。且百捷之師，今古有之，必勝之旅，余未聞也。是故武侯戰伐陣破，乃天命也，非戰之罪也。

由是觀之，武侯則孰無罪邪？又非也。罪其心之可誅也！余見其表，觀其志，輔帝胄以承漢祚，伸大義以昭四海，建蜀漢以繼大統，立存漢之功。又其結吳拒魏，率眾南征，北走祁山，軍旅病篤，終卒武功之野，遺恨定軍之郊，可謂忠臣之表率也。致覽其傳，則驚其勸備稱帝，尊南面，乃私怪其心。蓋丕竊國器而稱天子之時，備不興傾國之師，合東吳之眾，勤王於河內，保宗廟社稷，而妄自登位。亮爲軍師將軍，署玄德之府事，左右籌謀，猶不早規良勸，而舉伯山勸世祖故事。其知有蜀漢之鴻業，而不知漢室之頹敗。由是觀之，漢之亡也，非子桓盜國，乃始出亮之隆中對矣。

昔日上猶在朝，操以漢相之姿，率軍平南，欲一舉而定天下，復漢之宇內。然亮獻計玄德，說吳會之眾，北拒漢兵，使九州離亂。且三國定計也，謀荆、蜀以爲據，其主皆漢之苗裔，備之宗親。是得三分之利而蔽於害，知善戰之功而諱於失。其此之所由也，割裂漢室，一國三分，兵禍連年，民無艾安。自靈帝致此，興漢無所冀，天下無所依，亡國之勢已成矣，故謂隆中對，乃亡漢之計，丕之盜國也，始出於此，其此之所由乎。

夫孔明先是赤壁鑿兵，助備建一方之雄，後說玄德，自爲尊號，身死帳中，功蓋三分之計。然其傷手足之情，以資霸業，謀一己之私，而不知春秋大義。是知有知遇之情而忘世食漢祿之恩，知有一劉備而不知君父天道也。挾私忘公，忠於蜀之備，而背漢之協，籌國分之計，圖霸業之功，失社稷輕重，不念蒸民，故其功過不足以論其罪，然取私惠而棄生民，雖志可勉而心之可誅也。夫縱橫策論之士，安得稱管、樂之亞乎？方之吳起猶不如也。

國立中興大學 

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